

打开西夏文字之门

聂鸿音 ◆ 著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 番汉合时掌中珠

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



入选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编号 09668



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

打开西夏文字之门

聂鸿音 ◆ 著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番汉合时掌中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打开西夏文字之门 / 聂鸿音著.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7

(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

ISBN978-7-5013-5276-0

I. ①打… II. ①聂… III. ①词典—西夏语、汉语②
《番汉合时掌中珠》—研究 IV. ① H211.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9053 号

书 名 打开西夏文字之门

著 者 聂鸿音 著

责任编辑 许海燕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8.25

字 数 10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13-5276-0

定 价 48.00 元

《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工作委员会

主 任：周和平

副主任：韩永进 吴建中 倪晓建 张志清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 力	于立仁	历 力	方自金
王开学	王水乔	王筱雯	任 竞
全 勤	刘洪辉	朱 强	汤旭岩
努 木	应长兴	张 勇	李 培
李西宁	李忠昊	李春来	李晓秋
杨 扬	杨沛超	周建文	易向军
郑智明	赵国靖	钟海珍	徐欣禄
高文华	崔 蒙	谢 林	鲍盛华

《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编纂委员会

主 编：韩永进

副主编：张志清 汪东波 申晓娟 陈红彦
林世田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雁行	王嘉陵	史 睿	刘 蔷
刘玉才	孙 彦	朱赛虹	张廷银
张丽娟	李国庆	李勇慧	汪桂海
沈乃文	陈先行	陈清慧	拓晓堂
罗 琳	徐忆农	耿素丽	贾贵荣
高柯立			

《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尧	王 素	王余光	史金波
白化文	朱凤瀚	许逸民	吴 格
张忱石	张涌泉	李孝聪	李致忠
杨成凯	陈正宏	施安昌	徐 蜀
郭又陵	傅熹年	程毅中	

《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序

书籍是记载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重要载体，是传播知识和保存文化的重要途径，它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人们汲取精神营养和历史经验的重要来源，在民族兴衰和文化精神的传承维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岁月里，人们创造出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这些典籍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是民族生存的基石和前进的阶梯。作为人类发展史上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之一，中国古代典籍是构成世界上唯一绵延数千年未曾中断的独特文化体系的主要成分。

然而，在漫长又剧烈变动的历史中，经过无数次的兵燹水火、虫啮鼠咬、焚籍毁版、千里播迁，留存于世间的典籍已百不遗一。幸运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具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品质：即对于文化以及承载它的典籍的铭心之爱。在战乱颠沛的路途上，异族入侵的烽火里，政治高压的禁令下，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无数的有识之士，竭尽他们的财力、智慧乃至生命，使我们民族的珍贵典籍得以代代相传，传承至今。这些凝聚着前人心血的民族瑰宝，大都具有深远的学术影响、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突出的文物价值，是今天人们了解和学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实物资料。它们记载着中

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诉说着中华民族的百折不挠、临危不惧的民族精神，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典籍文献的保护工作。2007 年启动实施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图书馆）负责实施，成效显著，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迄今为止，已由国务院陆续公布了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了全国各类型藏书机构和个人收藏的珍贵古籍 11375 部，并拨付专项资金加以保护。可以说，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

尽管我国存世的各种典籍堪称汗牛充栋，但为典籍写史的著作却少之又少，许多典籍所蕴含的历史故事鲜为人知，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记录、整理，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们难免将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华文明传承中的一大憾事。为此，2012 年底，国家图书馆启动了“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项目，旨在“为书立史”“为书修史”“为书存史”。项目由“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支持立项，采取“史话”的形式，选择《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收录的蕴含着丰富历史故事的珍贵典籍，用通俗的语言讲述其在编纂、抄刻、流传、收藏过程中产生的引人入胜、启迪后人的故事，揭示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力图反映中国书籍历史的辉煌与灾厄、欢欣与痛楚。通过生动、多样、丰满的典籍历史画面，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 and 认识典籍，领略典籍的人文精神和艺术魅力，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是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弘扬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使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一次有益尝试。丛书力求为社会公众提供普及

读物，为广大文史爱好者和从业人员提供学习资料，为专家学者提供研究参考。其编纂主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遵循客观，切近史实。本丛书是关于典籍的信史、正史，而非戏说、演义。因此，每一种史话都是作者钩沉索隐、多方考证的结果，力求言之有据，资料准确，史实确凿，观点审慎；二是通俗生动，图文并茂。本丛书旨在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热爱中华典籍，通过典籍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相对于一般学术著作，它更强调通俗性和生动性，以史话的方式再现典籍历史，雅俗共赏，少长咸宜。

我们真切的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生动再现典籍的历史，使珍贵典籍从深闺中走出来，进入公众的视野，走进每位爱书人心中，教育和启迪世人，推动“关爱书籍，热爱阅读”的社会风气的形成，让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典籍在每个人心中长留悠远的书香，为提升全民族文化素养、推动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融合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项目自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一批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直接参与了丛书的策划和撰稿工作，并对丛书的编纂工作积极建言献策，给予指导。借此机会，深表感谢。以史话的形式为书写史，尚属尝试，难免有疏漏、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也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韩永进

2014年春于北京

目 录

《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序	1
引 言	1
第一章 《番汉合时掌中珠》：700 年后的重生	3
第一节 这是一本什么书？	3
第二节 这本书里说什么？	10
第三节 居庸关留下的谜团	16
第四节 从黑水城头到涅瓦河畔	24
第二章 从俄罗斯走向全世界	37
第一节 20 世纪的保管和刊布	37
第二节 初步的整理	48
第三节 从索引到字典	53
第四节 《番汉合时掌中珠》研究：学者的迷津	58
第三章 打开西夏文字之门	68
第一节 西夏字是怎样构成的？	68
第二节 透过西夏文看西夏语	78
一、语音	78
二、词汇	82

三、语法	84
第三节 利用《番汉合时掌中珠》解读西夏文献	89
第四章 留给后人的思考	96
第一节 《番汉合时掌中珠》到底刻 印过几版?	96
第二节 《番汉合时掌中珠》是党项社会 生活的写照么?	102
第三节 能有一个真正的校勘本么?	108
结 语	116
推荐阅读书目	118

引 言

公元 1038 年，我国西北地区的党项人建立了一个“大白高国”，史书称之为“西夏”。西夏鼎盛时期的地域以今天的宁夏银川市为中心，兼有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青海北部以及整个甘肃省。王国 1227 年在蒙古军队的攻击下覆亡，党项民族也在明代中期以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有关他们的信息随之湮灭，后人只能借助传统史书里的零星记载和 20 世纪的出土文物来窥测那段消逝已久的文明。

那个神秘王国保存至今的文献大都用党项人自己创制的西夏文字写成。这种文字已经失传了 400 多年，今天的学者之所以能够重新认读，完全是因为 20 世纪初在内蒙古西北端的黑水城遗址出土了一本西夏文和汉文双解词语集，这就是我们准备向大家介绍的《番汉合时掌中珠》。

党项人骨勒茂才在 1190 年编写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是现存最古老的双语教科书，曾被学术界誉为“打开西夏文字之门的金钥匙”。尤其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这本只有 37 叶的小书竟然在出土后不久就催生了一个

2 打开西夏文字之门

几乎与敦煌学齐名的现代学科——西夏学^①。100 多年来，学者在它的帮助下解读了上百种文献，一步步地揭示了西夏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为世界各地的东方学家打开了一个广阔而新奇的知识领域。时至今日，每一个试图进入这个领域的人都知道，他必须读的第一部西夏文原著就是《番汉合时掌中珠》（以下简称《掌中珠》）。

^① “西夏学”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1920年，比“敦煌学”的出现还要早5年，见石滨纯太郎：《西夏学小记》，《支那学》第1卷第4号（1920），页67—69。石滨还发明了Tangutica这个拉丁词，见所著“Si-hia-Tangutica I”，《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2卷第1号（1952），页1—7。后人的英文论著里有时用Tangutology来表示“西夏学”，见Nie Hongyin, “Tangutology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Monumenta Serica*, Vol. 41 (1993), pp. 329-347。

第一章 《番汉合时掌中珠》： 700 年后的重生

第一节 这是一本什么书？

1909 年深秋的一天，俄罗斯圣彼得堡市的皇家地理学会办公楼。

圣彼得堡大学年轻的汉学副教授伊凤阁和他的同事在顶层的一间临时库房里忙碌着。地板上堆放着几十个大木箱，里面塞满了探险家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刚从蒙古运来的出土文献。伊凤阁和同事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文献一件一件地拿出来登记造册，以便将来的保管和研究。根据当时东方学界已有的知识，人们能够认出绝大多数书籍上的文字是 12 世纪前后在中国西北地区流行的西夏文，只不过具体的内容还看不懂，就像今天的中学生虽然能认出商周铜器上面刻的是金文却不能识读一样。大家都在幻想，如果哪一天能从这些箱子里找到一本西夏字和汉字对照的字典，那么看懂这些书就不是太大的难题了。可是，当年的西夏人真的为我们编了字典么？

就这样，伊凤阁日复一日地翻检着那些 700 年前的故纸，有的沾满了灰土，有的已经受潮发霉……这天他忽然眼前一亮——躺在纸堆下面的不

4 打开西夏文字之门

正是大家幻想中的字典么？意外的收获让他情不自禁地大喊着科兹洛夫的名字：“彼得·库兹米奇！我在您的收集品里发现了个东西！我找到了一本字典！能帮我们看懂 700 卷书！”

据科兹洛夫自己说，在 17 年后他还记得伊凤阁当初那兴高采烈的样子^①。

俄罗斯皇家科学院以最快的速度公布了伊凤阁的发现和他的初步研究^②，并且在第二年举办了一次出土文物的内部展览，这本注定在不久后会名满



伊凤阁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Иванов, 1878
—1937)

天下的小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自然也在展品当中。

700 年后得以重生的《掌中珠》立即引发了国际东方学界的关注和企盼，当时的法国汉学泰斗沙畹在《通报》杂志上就这件事写道：“从今以后，伊凤阁先生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科兹洛夫带回的书籍上来……这本词汇我们这里只有两页的影印件，上面是有关日常生活的一系列短语，而伊凤阁先生并没有再给我们任何样本，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尽早全文看到这部

① 参看克恰诺夫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编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写的序言。这篇序言里使用了俄罗斯国家地理学会的很多档案资料，那都是我们难以见到的。

② A. Ivanov, “Zur Kenntniss der Hsi-hsia-Sprache”,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6:3 (1909), с. 1221-1226.

极其重要的文献了。”^① 两年以后，作为日本敦煌学开创者之一的狩野君山也跑了一趟圣彼得堡，并且把他看到“西夏语掌中珠字汇”的事写信告诉了国内的学友，这封信后来被看成了日本西夏学的开端^②。

后来的人们在叙述西夏研究史的时候永远不会漏掉伊凤阁的名字，然而让人感到无奈的是，伊凤阁在概略地描述了《掌中珠》的基本编写体例和整理了一份简单的词语表以后，并没有继续研究这份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珍贵文献，而是把深入探索《掌中珠》的机会留给了同行们。他在 1914 年转到外交部任职，后来又担任了苏联驻北京的专家代表，于 1927 年回到祖国，相继在多所大学和研究所任职，10 年后在苏联的“肃反”运动中因受诬告而被判死刑，直到 1958 年才得以恢复名誉。

可以告慰伊凤阁的是，后来经过许多学者的考察，《掌中珠》里虽然还有些细节问题没有能够解决，但是书的形式和总体内容已经完全清楚了。



京都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狩野君山
(1868—1947) 雕像

① 沙畹 (Ed. Chavannes) 为伊凤阁文章写的评介，载《通报》*T'oung Pao*, Vol. 11 (1910), pp. 148-151。与沙畹的期望不符的是，《掌中珠》全部原件照片的首次刊布竟然是在他发表这篇评论的 72 年之后。

② 关于狩野君山这次考察的详细情况，参看孙伯君：《20 世纪上半叶的日本西夏学研究》，《宁夏大学学报》2005 年第 5 期，页 38—43。

这本书里一共有四个地方出现了书题，分别是封面和序言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及卷端和卷尾的“合时掌中珠”，后者当然是前者的省略。书题里的“番”是党项人的自称，“时”在这里应该解释为“此”，不是人们普遍误会的“时间”^①，这是个古老的词义——《诗经·大雅·公刘》里的“于时言言，于时语语”就是“在此叽叽喳喳地聊天”的意思。作为书名的“掌中珠”相当于今天说的“手册”，当时中国西北地区流行的识字课本都喜欢起“碎金”“随身宝”之类的名字，大概是想强调它篇幅虽小但很珍贵。总的说来，“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实际意思是“西夏文和汉文一起放在这里的手册”，这名字听起来有些啰嗦，所以中国人一般都叫它“掌中珠”，而有的外国学者则干脆称它为 Tangut-Chinese Glossary，意思是“夏—汉词汇”。

出土文物比不得藏书楼里的传世古书，往往是许多叶面都有残破。所幸这本书还有一个勉强保存下来的封面，上面有汉文和西夏文并列的两行书题——“番汉合时掌中珠”，汉文书题下面是残缺的双行小字“茶坊角面西张□□□□”，对应的西夏文书题下面的字则完全残掉了。根据经验，我们可以相信这里记录了刻书机构的名称，残缺的那四个汉字应该是“某某书铺”之类。尽管这个假定的“茶坊角面西张氏书铺”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我们也无从猜测“茶坊角”位于当初的哪个城镇，但摆在面前的这本书是个西北地区罕见的私家“坊刻本”，这是可以想定的。

① 此前的人们常会把这个“时”理解为“时间”，例如“合时掌中珠”西田龙雄英译为 *Timely Pearl in the Palm*（手掌里的及时的珠子，《西夏语の研究》1，东京：座右宝刊行会，1964，页178），鲁光东英译为 *Timely pearl*（及时的珠子，*Luc Kwanten, The Timely Pearl, A 12th Century Tangut Chinese Glossa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当然，这个书名确实不好从字面上硬译。

保存到今天的西夏刻本书籍大多出自寺院或者一个叫做“刻字司”的西夏官署，有比较明确标记的坊刻本好像仅此一件。这本书的版式和字体呈现出了典型的宋代“大字本”风格^①，装订也采用了宋代最为流行的“蝴蝶装”，就是把印好的纸叶对折，有字的一面向里，然后在纸叶对折处的背面逐一涂上糨糊黏合。全书37叶^②，刻版的边框高



《掌中珠》的封面

18.7 厘米，半叶宽 12 厘米，序言半叶 8 行，汉文每行 16 字，西夏文每行 17 字。版心有汉文叶码，只是不像许多宋版书那样镌有书题简称和刻工名字，不知这可不可以看成西夏非官方刻本的一个特征。

同时期的西夏有一种标准的“官刻本”，版心既有书题也有刻工名，那些刻工隶属于刻字司。在这以前我们知道，西夏时期的文献把党项人名

① 可能是因为西夏字的笔画相当繁复，所以在西夏没有人们通常说的那种“小字本”。

② 古代蝴蝶装书籍的“叶”指一块雕版印出的一张纸，现代出版物的一“页”相当于古书装订后的半“叶”。这里的“37 叶”指的是页码不重复的叶面。实际上同时出土的《掌中珠》刻本不止一个，下文对此将有详细介绍。